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十七回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

卻說姚文通姚老夫子率領賈家三兄弟，從春申福棧房裡出來，一走走到棋盤街文本書坊，剛剛跨進店門，正碰著一個人也在那裡買書，見了姚文通，深深一揖，問他幾時到得上海，住在那裡。姚老夫子本是一個近視眼，見人朝他作揖，連忙探去眼鏡，還禮不迭。誰知除了眼鏡，兩眼模糊，反辨不出那人的面目，仔細端詳，不敢答話。那個朝他作揖的人，曉得他是近視眼，連忙喚道：「文通兄，連我的口音都聽不出了？請戴了眼鏡談天。」姚文通無奈，只得仍把眼鏡戴上，然後看見對面朝他作揖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同年胡中立。這胡中立乃是江西人氏，近年在上海製造局充當文案，因總辦極為倚重，重新又兼了收支一席，館況極佳，出門鮮衣怒馬，甚是體面。從前未曾得意之時，曾在蘇州處過館，他的東家也住在宋仙洲巷，因此就與這姚文通結識起來。後來又同年中了舉人，故而格在親熱。近已兩三年不見了，所以姚文通探了眼鏡，一時辨不出他的聲音。等到戴上眼鏡，看清是他，便喜歡的了不得。兩個人拉著手問長問短。站著說了半天話。姚文通告訴他，此番來滬，乃是送小兒到學堂讀書，順便回了三個小徒，來此盤桓幾日。今早到此，住的乃是春申福棧。等小兒進了學堂，把他安頓下來，就要走的。說著，又叫賈家三兄弟上來見禮。彼此作過揖。

問過尊姓名，書坊裡老闆看見他到，早已趕出來招呼，讓到店堂裡請坐奉茶，少不得又寒暄了幾句。當下姚文通便問胡中立道：「聽說老同年近年設硯製造局內，這製造局乃是當年李合肥相國奏明創辦的，李合肥的為人，兄弟是向來不佩服的，講了幾回和，把中國的土地銀錢，白白都送到外國人手裡，弄到今日國窮民困，貽害無窮，思想起來，實實令人可恨！」胡中立道：「合肥相國，雖然也有不滿人意之處，便是國家積弱，已非一日，朝廷一回一回派他議和，都是捱到無可如何，方才請他出去。到了這時候，他若要替朝廷省錢，外國人不答應，若要外國人答應，又是非錢不行。老同年！倘若彼時朝廷派你做了全權大臣，叫你去同外國人打交道，你設身處地，只怕除掉銀錢之外，也沒有第二個退兵的妙策。」姚文信道：「朝廷化了千萬金錢，設立海軍，甲午一役，未及交綏，遽爾一敗塗地，推原禍始，不能不追咎合肥之負國太甚！」胡中立聽他此言，無可批駁，便說道：「自古至今，有幾個完人？我們如今，也只好略跡原心，倘若求全責備起來，天底下那裡還有什麼好人呢？」姚文通曉得他一向是守中立主義的，從前在蘇州時候，彼此為了一事，時常斷斷辯論，如今久別相逢，難為情見面就抬槓，只得趁勢打住話頭，另談別事。當下言來語去，又說了半天別的閒話，胡中立有事告辭先走。臨上馬車的時候，問老同年今晚有無應酬？姚文通回稱沒有，胡中立遂上馬車而去。

姚文通眼看胡中立馬車去了一段路，方才進來，同店主人扳談，問他新近又出了些什麼新書？店主人道：「近來通行翻譯書籍，所以小店裡特地聘請了許多名宿，另立了一個譯書所，專門替小店裡譯書。譯出來的書，小店裡都到上海道新衙門存過案，這部書的版權一直就歸我們，別家是不准翻印的。」姚文通便問他譯書所請的是些什麼人？店主人道：「你們的同鄉居多，一位是長洲董和文董先生，一位是吳縣辛名池辛先生，這兩位是總管潤色翻譯的。其餘還有好幾位，不是你們貴同鄉，料想是不認得的。」姚文信道：「董和文卻是兄弟的同案，他一向八股是高手，他在家鄉的時候，從沒聽他讀過外國書，怎麼到了上海，就有了這門大的本事，連外國書都會改呢？至於姓辛的我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，也不曉得是那一案進的學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這兩位都是才從東洋回來的，貴處地方文風好，所以出來的人材個個不同。就以辛先生而論，他改翻譯的本事，是第一等明公。單是那些外國書的字眼，他肚子裡就很少。他都分門別類的抄起來，等到用著的時候拿出來對付著用。」

但是他這本書，我們雖然知道，他卻從來不肯給人看。這也難怪他，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，怎麼能夠輕易叫別人家看了學乖呢？

所以往往一本書被翻譯翻了出來，白話不像白話，文理不成文理，只要經他的手，勾來勾去，不通的地方改的改，刪的刪，然後取出他那本秘本來，一個一個字的推敲。他常說，翻譯翻出來的東西，譬如一塊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，等到經他手刪改之後，二，賽如生肉已經煮熟了。然而不下油鹽醬醋各式作料，仍舊是淡而無味。他說他那本書，就是做書的作料，其中油鹽醬醋，色色俱有。」賈氏三兄弟當中，算賈葛頂聰明，悟性極好，聽了他話，便對姚老夫子道：「先生，他那本書，我知道了，大約就同我們做文章用的《文料觸機》，不相上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對了！從前八股盛行的時候，就以《文料觸機》而論，小店裡一年總要賣到五萬本，後來人家見小店裡生意好了，家家翻刻。彼時之間，幸虧有一位時量軒時老先生，同舍間沾點親，時常替小店裡選部把關墨刻，小店裡一年到頭倒也沾他的光不少。當時我們就把這情形告訴了時老先生，時老先生替我們出主意，請了三位幫手，化了半年工夫，又編了一部廣文料觸機，倒也銷掉了七八萬部。後來人家又翻刻了，時老先生氣不過，又替我們編了一部《文料大成》，可惜才銷掉二萬部，朝廷便已改章添試時務策論，不准專用八股，有些報上還要瞎造謠言，說什麼朝廷指日就要把八股全然廢掉，又說什麼專考策論。你想倘若應了報上的話，這部文料大成那裡還有人買呢？」

鬧了這兩年，時文的銷路，到底被他們鬧掉不少。後來幸虧碰著了你兩位貴同鄉，才在東洋遊歷回來，亦是天假之緣，有日到我們小店裡買書，同兄弟扳談起來，力勸小店改良，他說八股不久一定要廢，翻譯之學一定要昌明。彼時也是兄弟一時高興，聽了他二人的話，便說這翻譯上海好找，那一洋行裡沒有幾個會說外國話的，只要化上十幾塊錢，就好請一位專門來替我們翻譯。後來他們又說不要西文要東文，這可難住我了，我只得又請教他們，這東文翻譯，要到那裡去請。他兩位就保薦也是他們從東洋回來的，有一位本事很大，可以翻譯東文，不過不大會說東洋話罷了，東洋書是看得下的，而且價錢亦很便宜，一塊洋錢翻一千字，有一個算一個。譬如翻了一千零三十個字，零頭還好抹掉不算。彼時有了翻譯，我就問他們應得翻些什麼書籍，可以供大小試場所用。他二人說翻譯之事，將來雖然一定可以盛行，但是目下還在萌芽時代，有學問的書翻了出來，恐怕人家不懂，反礙銷路。現在所譯的，乃是《男女交合大改良》、《傳種新問題》兩種，每種刷印三千部，出版之後，又買了兩家新聞紙的告白，居然一月之間，便已銷去大半。現在手裡譯著的，乃是《種子大成》。這三部書都是教人家養兒子的法子。文通先生，你有幾位世兄，不妨帶兩部回去試驗試驗。」

說著順手在架子上取一本《男女交合大改良》、一本《傳種新問題》，送給了姚文通。姚文通接在手中一看，全用外國裝釘，甚是精美，於是再三相謝。賈子猷聽說辛名池有抄本外國書上的字眼，心想若是得了他這本書，將來做起文章來，倒可以借此黨人，實有無窮妙處，便問店主人道：「辛先生既然集成功了這本書，你們為什麼不問他要來刻出來賣呢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種打算？無奈辛先生不肯，一定要我一千塊錢，才肯把底子賣給我。」賈平泉把舌頭一伸道：「一本書能值這們大的價錢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辛先生說他費了好幾年的心血才集了這們一本書，倘若刻了出來，人人都學了他的乖去，他的本事就不值錢了。」賈子猷道：「他這書叫個什麼名字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有名字，有名字，是他自己起的，先叫做什麼《翻譯津梁》，後來自己嫌不好，又改了個名字，叫做什麼《無師自通新語錄》。」賈子猷道：「名字是後頭一個雅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然而不及頭一個顯豁。我們賣書的人專考究這個書名，要是名字起得響亮，將來這書一定風行，倘若名字起的不好，印了出來，擺在架子上，就沒有人問信。」賈家兄弟聽了，才曉得印書賣書，還有這許多講究。當時因見店主人稱揚董、辛二位，心想這二人不知有多大能耐，將來倒要當面領教才好。隨把這意思告訴了店主人，店主人滿口答應道：「等三位空的時候到小店裡，由兄弟陪著到小店譯書所看看，他二位是一天到夜在那裡的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姚老夫子已選定了幾部書，賈家兄弟三個，也買了許多書，都交代小廝拿著。姚老夫子因為來的時候不少了，心上惦记著兒子一個人在棧房裡，急於回去看看，遂即起身告辭。店主人加二慇懃，送至門外，自回店中不表。

且說姚文通師徒四個一路出來，東張張，西望望，由棋盤街一直向北，走到四馬路，忘記轉彎，一直朝北走去，走了一截，一看不是來路，師徒四人慌了。後來看見街當中有個戴紅纓帽子的人，姚老夫子曉得他是巡捕，往常看報，凡有迷失路途等事，都是巡捕該管，又聽得人說，隨常人見了巡捕，須得尊他為巡捕先生，他才高興。當下姚老夫子便和顏悅色的走到巡捕跟前，尊了一聲巡捕先生，問他到三馬路春申福棧應得走那一條路。巡捕隨手指給他道：「向西，一直去就是，不要轉彎。」原來他四人走到了拋球場，因之迷失路途，不曉得上海馬路，條條都走得通的。當下師徒四人，聽了巡捕的話，一直向西走去。果然不錯，走到西鼎新巷口，看見春申福三個大字橫匾，於是方才各各把心放下。

回得棧來，不料房門鎖起，姚老夫子的兒子不見了。姚老夫子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忙問茶房，茶房回稱不曉得，又問櫃上，櫃上說鑰匙在這裡。姚老夫子問他見我們少爺那裡去了？

櫃上人道：「鑰匙，是個年輕人，穿一件藍呢袍子，黑湖給馬褂，是他交給我的，不曉得他就是你們少爺不是？」姚老夫子道：「正是他，正是他！他往那裡去的？」櫃上人道：「恍惚有個朋友，一塊兒同去的，沒有問他往那裡去。」姚老夫子道：「這小孩子忒嫌荒唐，倘若被馬車擠壞了怎麼好？再不然，出門鬧點亂子，被巡捕捉了去，明天刻在報上，傳到蘇州，真正要丟死人了。」說著便要自己上街去找。賈子猷忙勸道：「世兄也有毛二十歲的人了，看來不至於亂走，鬧出什麼亂子來。既然櫃上人說有人同了出去，或者是朋友同著出去吃碗茶也未可知，先生要自己上街去找，上海偌大一個地方，一時也未必找著，我看倒不如等他一會，少不得總要回來的。」姚老夫子聽他說得有理，也只得作罷，一個人背著手在房裡踱來踱去，好象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坐立不定。看看等到天黑，還不見回來。

姚老夫子更急得要死。這日師徒幾個，原商量就的回棧吃飯之後，同到天仙看《鐵公雞》新戲，如今姚世兄不見了，不但姚老夫子發急，連著賈家兄弟三個，也覺著無趣。霎時茶房開上飯來，姚老夫子躺在牀上不肯吃，賈家兄弟也不好動筷。後來被姚老夫子催了兩遍，說：「你們盡管吃，不要等我。」三人無奈，只得胡亂吃了一口。總算湊巧，三個人剛剛才吃得一半，姚世兄回來了。姚老夫子一見，止不住眼睛裡冒火，趕著他罵道：「大膽的畜生！叫你不出去，你不聽我的話，要背著我出去胡走，害得我幾乎為你急死。你這半天到那裡去了？」罵了不算，又要叫兒子罰跪，又要找板子打兒子。賈家兄弟三個，忙上前來分勸，又問：「世兄究竟到那裡去的，以後出門總得在櫃上留個字，省得要先生操心。」姚世兄道：「我的腳長在我的身上，我要到那裡去，就得到那裡去。天地生人，既然生了兩隻腳給我，原是我自由的。各人有各人的權限，他的壓力雖大，怎麼能夠壓得住我呢？」賈子猷聽見他說出這些來話，怕姚老夫子聽了添氣，便握住他的嘴，叫他不要再講了。幸虧姚老夫子只顧在那裡叉著手亂罵，究竟他們說的什麼，也未曾聽見。賈子猷便請他父子吃飯。姚老夫子還要頂住兒子，問到底往那去的，兒子被他逼的無法，才說有同棧房住的一位東洋回來的先生，他來同我扳談，他說如今有斗學堂裡，已經請了他做教習，將來彼此要常在一起的，他來約我出去，我怎好回他說不去？姚老夫子又問到了些什麼地方？兒子說道：「在一個三層洋樓上喝了一碗茶，後來又在街上兜了幾個圈子，有個弄堂口站著多少女人，那個東洋回來的先生要我同進去玩玩，我不敢去，他才送我回來的，如今他想是一個人去了。」姚老夫子見兒子沒有同那人去打野雞，方才把氣平下。起來吃了一口飯，洗過臉，正打算帶領他四人一同到天仙看戲，忽見茶房遞上一張請客票來。姚老夫子接過來一看，乃是胡中立請他到萬年春番菜館小酌的，遂吩咐他四個先到天仙等，我到萬年春轉一轉再來。於是師徒五眾，一同出門，出一弄堂門，各自分頭而去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